

■直击真相

要情怀也要吃饭

■王珍

邻居钢子出门好多日子后回家了,走的时候明明说是去旅游的,回家却说:“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我是去扶贫了。”他花了几十天时间,走遍了祖国的东西南北中,去看他那些混得相当不如意,甚至是潦倒的朋友。

他带着粮油以及心灵慰藉,走进朋友们那些不是简陋而是寒酸的寒舍,问寒问暖,伸出友爱的手,扶一扶行走在贫困线上的朋友。除了感慨钢子如此有爱心的操作之外,我更在意那些被扶的寒门中人,我想探究一下,他们是怎么把自己的生活弄得如此狼狽不堪的?

在钢子的讲述中,我基本捋清了头绪。最典型的要数他那位大西北的作家朋友,五十好几岁的男人,无妻无子,孑然一身,家徒四壁,两袖清风。几任女朋友都先后离去,因为他

■岁月如歌

柴草里的酸甜

■春和

我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那是物资匮乏的时代,谁都感受到柴米珍贵。筹稻米是大人的事;采柴草,小孩要一起分担。“双抢”时节,太阳落山了,红彤彤的晚霞悬挂西边,一群蚊子在头顶嗡嗡飞舞,社员与孩子聚在刚收割完的稻田里,等着分草。会计左手拨算盘,右手记账,嘴里报着张三李四王五,一家一户分下去。听到报自己户名了,大家赶紧跑去收草背草。

稻草新鲜带露水,沉啊!我那时十一二岁模样,两捆稻草是无论如何举不起来放肩上的,只能身子蹲下去,把稻草放肩上,再使劲站起来,与父母一起担回家。这些稻草是全家一年烧饭炒菜的柴火,得用心藏实。

秋天,眼见稻草快速减少,家人着急上火,盯上了旁边山上的茅草树枝。白天,孩子们一起上山割枯草。晚上,从田里回来的人上山砍柴了。最好是漆黑的夜晚,父母们穿上雨鞋,趁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悄悄爬进山坳,砍些小树枝回家。

那时,有专门的山林队员全天候巡逻,见到村民上山割草砍柴,就大声呵斥驱赶。在淳朴的村民心里,上山砍柴与偷没有区别,被山林队员发现,感觉甚没面子。但没柴火,家里烧不了饭炒不成菜,日子无法继续。只要有一线希望,就算遇见蛇,就算被呵斥,村民不在乎。

到了90年代初,瓶装煤气作为柴草的辅助燃料隆重登场。一瓶液化气约90元,那时我的月工资300余元。平时做饭舍不得烧煤气,只有重大节日才用上它。

煤气瓶放在那儿如摆设一般,可它让村民心里踏实。村民不需再摸黑上山砍柴,不再担心被山林队员呵斥驱赶,生活一下子从容许多。最显眼的是,村子里柴房悄然匿迹。曾经,每家每户腾出专门库房放

■闲情逸致

■赵征

我披着春风走在河边的栈桥上,但见桃花如锦如霞,如火如荼,又逢柳条鹅黄浅绿,如辨如带,仿佛走在一株桃花一株柳的西湖白堤上,令人如醉如痴。

我踩着黄昏来到河边散步,但见绛红色的游步道笔直伸向前方。一边是河边的绿化带,一边是住户千姿百态的花园,令人恬然舒心。

要是有人问,这是哪里呀?我可自豪地回答,这个景观就在我住的水城。

去年9月,我入住水城,安顿好之后,就生出去连接湘湖的河边走走的闲心。到了,就在香樟树与柳树相间的绿荫下,堆着许多木料,还有工人们

实在太穷,更重要的是看不到任何希望。而他也只能任由她们去留,因为他经常连“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也保证不了,真的是怨不得女人们的嫌弃。

这位作家贫穷的原因是没有固定收入。因为他把一份还算不错的工作给辞掉了,他要专心写作。这样的想法本身没有问题,问题是他用写作来谋生。而且,他的写作还和什么自媒体新媒体统统无关,他也不追热点不卖文,而是纯粹的纯文学创作。他是有点小才气,写的小说也在专业的杂志上偶尔有发表。但那些接近于没有、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小稿费,和生活的最低成本之间的距离,真的是千山万水。

我真的不知道这些年他是靠什么生活的,惊叹他能活到今天就是个奇迹。在我的理解中,作家不是一种职业,没有人给你发工资,你光是每天敲键盘打卡没用。写作又不是种庄

稼,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旱涝保收的作家。

印象中,自古以来,文人如白居易、苏东坡、欧阳修等等都是有工作、有工资的,即使是欧·亨利,一个那么有才的美国人,他也是做过歌手、戏剧演员、药剂师、绘图员、记者和出纳员等。即使是因挪用公款进了监狱,他还在当药剂师。写作只是创收或者是实在找不到地方打工才不得已而为之。最终,写作过劳摧残了他的身体成为他的主要死因之一。

当然,时下靠写作谋生的人还是有的,那些能够步步踩准热点出手就是爆款的人,一夜暴红,月入数万数十万也是可能的。但没有了基本保障,后顾之忧很明显,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的网红。

事实上,更多的专职写手就像上文所说的作家一样,生存维艰。毕竟写作,尤其是纯

文学创作,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很长时间的坚持、积累,有可能很长时间没有任何收入,别说是快速实现财富自由,可能连基本生活都很难保障。

有人辞去早九晚五的职业只为自由,殊不知没有了固定收入,生活压力大了,就更没了自由,得不等地写作、投稿,也不一定能够变现,维持得了基本的收入。还有人认为,写作最没有门槛,也不需要什么成本,是无本生意。其实,你真要把写作当生意做,要把你的文字卖出去,你的活儿一定得干得漂亮。投资是必须的,比如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比如人生的阅历,还有刻苦、勤奋、努力,千锤百炼,再加上有这方面的天赋。写作其实是一种能耐得住寂寞、受得了贫寒的苦活,不少著名作家一生穷困潦倒,死后作品才被认可。

我认为辞职专事写作为生,是一种有勇气的冒险。除

非是家里有矿不缺钱,再或者身怀绝技信手拈来就是人气文、是流量收割机,收入远超薪水,且明显可持续发展。否则不到万不得已,就别轻言辞职。

曾经有不少人为网红辞职信“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叫好,说“这绝对是史上最具情怀的辞职申请”。我倒是更喜欢那些有深意的质疑:“我也想去看看,但五行缺钱。”“我带着你,你带着钱。”有人直接提醒:“你一定要带着钱啊!”

虽说,人各有志,不必强求。但是,人总得为国为家至少为自己负责吧,不能动不动就恃才要酷、有钱任性。更何况还有人只是把父母的财富当成自己的钱,或者是根本就才不配位却自以为怀才不遇,还很矫情地喊着躺平、淡泊无争,这根本不是情怀,而是一种病。由我看来,光说情怀高大上,不说生存艰辛困难,就是要流氓。



■百姓故事

父亲治病记

■吴新华

那是2018年冬天,父亲病了。他坐在屋檐下,雨水滴答答落下来。父亲茫然地看着远处,一动不动地看了很久很久,深深地叹了口气。

我回丁山湖老家,要带父亲去杭城医院检查,父亲却坚决不答应,他信誓旦旦地说,我身体好好的,吃得下,睡得着。

每周,我得回老家一趟,希望能说服父亲去检查身体,但是父亲却铁了心似的不答应。我也从开始的好言相劝,到后来耐不住性子高声喊话,父亲却不温不火地坚持自己的想法。

父亲在家里威望很高,年轻时是远近闻名的帅哥,当过泥匠、施工师傅,后来当过会计、基建科长,我小时候,他一瞪眼,我与弟弟就不敢吱声,就像老鼠遇上猫。

见父亲一次次不听劝告,胆大包天地直接向父亲大发脾气,而父亲退守到墙角,他坚持说,反正我又没有什么病。

我就讲了丁震山的故

事。那天我去医院探望故事家丁震山,他瘦得皮包骨头了,我却不知道如何安慰他。丁震山却说:“新华呀,感谢你

看我。我留在这个世上唯一遗憾就是对身体不重视,错过了治病的最佳时机。”原来丁震山得病之初就是肚子疼痛,他去医院配点药,每次疼痛就这样配点药,直到大半年过去了,止疼药不灵光了,他才去医院检查,已是胃癌晚期。

父亲说,他又没有疼痛的症状啊。

过了一周,我又一次回老家,发现父亲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一副病恹恹的样子,我有点心疼,一把怒火中烧,曾经见到父亲战战兢兢的我,向父亲大喊大叫;但是见父亲不理睬,我想,父亲难道不怕死啊。我指着父亲骂到,你是个糊涂蛋,自己的身体出了问题,但是你却不重视,还整天说自己懂医呢,连这起码的检查身体的道理都不懂。

父亲却不以为然,而我怒气冲冲离开老家。

我回去之后,首先想到强行拉他去检查,但这个办法不可取。琢磨来琢磨去,想了两

三天,还是没有办法。直到遇到二婶,才有办法。

那天,我到老家,刚下车子,遇上二婶,她说:“你父亲,脸色这么难看,你们不帶他去看病啊?”这让我想到说服父亲的理由。

我走进家门说:“阿爸,你看你的脸色,我再不帶你去检查身体,邻居、村人都要责骂我不孝啊,让我怎么做人啊。”父亲愣住了。

我说刚才邻居在追问我,为什么不帶你去看病。

父亲怕这个儿子被百人说千人骂,他勉强地说:“好吧,我去医院。”

经过胃肠镜的检查,父亲患了谈虎色变的胃癌、肠癌,处在中晚期交界,如果再晚一两个月,没救了。父亲动了手术回家后,如同劫后余生。

父亲手术两三年了,身体恢复不错,他总对人说,儿子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当今社会,经济、地位、荣誉成为人们追寻的目标,而人最为根本的就是健康,有时可能被忽视。健康和长寿,要从防微杜渐着手,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真情流淌

泸定桥,红军的伟大传奇(外一首)

■刘汉杰

用信仰与生命
二十二位红军敢死队
征服了大渡河上枪林弹雨的阻挠
桥两端十三根空悬晃荡的铁索下
滚滚的湍急江涛
悲壮的攻击胜利神话从此缔造

令人难以置信
这是人类现代战争中一个神奇的胜利经典
这些用信仰谋略和神勇武装灵魂的敢死队
攻克了敌军企图扼死红军的顽固堡垒

1935年5月29日
泸定桥上十三根空灵的铁索上
二十二位红军敢死队员匍匐前进
冒着敌方桥头堡机枪的疯狂射击
一步步往前铺着门板
壮士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
为红军胜利过江铺定了桥梁
中国革命战争在此留下了一个伟大传奇

在鸭绿江断桥上的断想

伫立百年沧桑的鸭绿江桥
清澈而深沉的江水
泛起无数历史屈辱与自豪涟漪
断桥铁架刻下
中华民族沉痛记忆和伟大欣喜

日寇当年铁蹄霸占了朝鲜半岛
辛亥前夕强盗铁轨又侵架鸭绿江
魔爪伸进丹东伸进东北
伸进了祖国母亲神圣的胸脯
通过鸭绿江铁路桥掠走了中华多少宝藏

鸭绿江清纯江水曾经日夜呜咽
日寇疯狂掠夺恣意蹂躏
中朝两国人民的鲜血
染红了鸭绿江
抗战胜利才夺回了祖国的尊严

抗美援朝
志愿军雄师飞跨鸭绿江
如天兵天将神勇奇谋将美帝打得闻风丧胆
鸭绿江断桥
记载了“三八线”确立的胜利辉煌

夜晚漫步鸭绿江断桥
桥灯旖旎江风轻拂
吹绿了中朝两岸和平的深情江波
鸭绿江断桥
谱写中华崛起的一个神奇标记

■难忘记忆

捉雀记

■滕世群

小舅舅在遥远的广西工作,一年回家一次,都是春节回来。每年带回一些广西的鞭炮,不知为什么,广西的鞭炮特别响。放鞭炮就是小舅舅教会我的。

小舅舅还送过我一支火柴枪,比一般的质量都好,不知他从哪里弄来的。有一年小舅舅被派出海巡查,给我带回来一只大螺号,我琢磨了许多天,终于吹响了螺号,在小孩中别提多神气。但凡是小孩玩的花样,小舅舅似乎无所不能。小舅舅还教会我走高跷,半人高的高跷,我可以跳着跑。火柴枪和大螺号一直放在老房楼上,后来不知怎么都不见了。

小舅舅回来还会带小孩们捉麻雀。白天先在全村转,哪家的墙壁洞上有麻雀窝观察个一清二楚,小舅舅说这叫侦察。晚上捉麻雀,背上小爷爷家的长梯子,轻轻搭上有麻雀窝的墙壁,轻手轻脚上去,往窝里一掏,一只,有时是两只麻雀手到擒来。麻雀窝最多的房子是公社大楼,因为房子大,楼高,麻雀藏身之处就多。最多的一个晚上,小舅舅带我们抓了16只麻雀。捉来的麻雀,用菜油炒得喷香喷香吃,至今回味无穷。

捉麻雀对我们这一群小孩的影响不可消磨。待稍大点读小学,放学后呼朋引类,捉麻雀成了常事。尤其是春末夏初收麦子的季节,是麻雀交配、生产的旺季,掏麻雀窝,捉小麻雀,是最多的时候。夏日很长,掏麻雀蛋捉小麻雀,在村里窜巷爬墙,玩得满头大汗,不亦乐乎。白天是捉不到大麻雀的,只能掏到麻雀蛋和小麻雀。捉到的小麻雀有时是未长全毛的,有时是未长毛的光秃秃的。有时,不用梯子,用人梯,即踩着人的肩膀也能捉到。

谁家墙上麻雀多,生了小麻雀没有,我们都一清二楚。麻雀何时筑窝,产蛋,孵蛋,小麻雀伸出了小脑袋,我们也都心中有数。估计小麻雀长至一半毛,将飞但未能飞的时候,我们便扛出隔壁小爷爷家的长梯子下手了。

最壮观的一次,是在西畝那棵大树上取回了一对未长毛的八哥。那次不知谁发现了那棵几人围的高大树顶有一个八哥窝,于是由我到小爷爷家借出长梯,十几个小孩,大家肩扛长梯,浩浩荡荡向大树出发。到了树下,抬头一望,大树望不到顶,长梯只够到分杈处,我和顺洪率先登梯而上。到了分杈,往下一望,离地几丈,我胆小,双腿颤抖,再不敢往上攀援。小弟顺洪却毫无惧色,形似活猴,一直爬到树顶,将一对未长毛的小八哥取下来。

捉了八哥,大家回家做了个木板笼养着。有人说八哥喜吃豆腐,喂了几天豆腐,喂太多两只小八哥消化不良,腹胀而亡。大家伤心流泪一番,作无可奈何状,几日的兴奋就此消散。那棵大树多少年后自然而歿,至今村里人都说不上大树的名称,有说枫树,有说樟树,有说肯定不是樟树。

我还养过一只“咕咕”,用绳子拴住“咕咕”一只脚,放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上。养了些日子,被黄鼠狼或野猫吃了。所谓“咕咕”,即诗里写的布谷或子规吧。据说“咕咕咕咕”声,近似于“胡不归去也”,叫出了无数游子的乡愁。我小时候是不知道这些诗意的。抓“咕咕”无非是玩。虽然麻雀经常做成盘中餐,但对于八哥、“咕咕”之类不易得的禽类,并无半点暴殄之心,诚心拿他们为玩伴,好心待之,虽然于他们而言,也是另一种恶运。但小时候谁又懂得这些道理呢,阿弥陀佛!